

定參河工書牘

定齋河工書牘目錄

黔南叢書別集

井利奏 代勸農使

安山湖情形奏 代都御史

覆裁總河摺稿 代白制府

畿輔溝洫議一

溝洫議二

河干偶答

總河白公壽序 代顧總漕

上唐制軍

定齋河工書牘目錄

黔南叢書

復關中丞陳榕門

與李象先

與陳榕門

定齋河工書牘

安平陳 法定齋箸

井利奏

代勸農使

爲敬陳井利以資灌溉以裕民生事竊惟災祲偶見天時之不齊未雨綢繆人事之補救臣以庸劣三奉巡農之命夙夜兢兢愧無一得之愚仰贊高深于萬一欽惟我皇上宵旰勤勞軫念民依畿輔偶有水旱之災即發帑賑濟截留平糶蠲租賜復有加無已異數隆恩曠古未有近因雨澤愆期竭誠祈禱瑞雪甘霖屢次降沛所

定齋河工書牘

一

黔南叢書

在有秋臣巡歷州縣所至循行村落與農夫野老宣播上諭無不歡欣鼓舞各勤本業惟是直隸旱地多而水泉少其有河水可引者已蒙皇上發給工本營治稻田其餘平原曠野俱屬旱地一遇雨少之歲農民束手無策雖膏腴之地亦如瘠薄至民間偶有鑿井澆灌者名爲園地即雨澤偶遲而人力可施禾苗青葱可愛詢之鄉農一畝之入雖瘠薄者較旱地亦爲倍收則是鑿井灌溉誠爲備旱之良法臣愚以爲宜令各州縣將一縣地畝細細清查除有河水澆無庸穿井并沙地山崗不

能穿井外其餘俱令徧行鑿井臣查土井一口需銀五錢可灌地五畝一二日之工可成窮民有地十畝有井二口每歲兩季可收斛斗三十餘石用力少而成功多但富民田連阡陌廣種薄收既不暇穿井又不肯爲佃戶穿井宜飭地方官查明各富戶地畝若干勒令陸續穿井工本出之田主人力出之佃戶田租倍收于田主亦爲有益其雖非富戶而力可穿井者亦往往仰賴天時怠惰偷安不思自盡人力宜不時督察設法勸懲至窮民有地十畝力不能穿井者計兩井之費與井架轆轤需銀一兩五錢若不少資以工本其力必不能穿井一遇旱乾即鬻田逃走深爲可憫請援照營田工本之例如有此等窮民力不能穿井者令州縣官查明取具鄉長地方甘結按井口多寡酌量借給每銀五錢秋收還穀一石其未經領運漕米之州縣將去年平糶穀價酌量借給在官可免買補之煩而民得穿井之費實爲兩便且即以其地之所出以完借項亦不致虧欠如此則窮民歸于勤苦人力可施即偶遇歉歲亦不致俯仰無資夫旱地廣種多而不精且旱潦無備若井利可興

將地無遺利且富戶亦不能多種勢必分佃貧民而人有地可耕不致流爲游惰正供亦無虞逋負至州縣官所借工本及收穀還倉之處皆令本官上司稽察每年所穿若干井亦于秋收後造冊申報其有實力奉行穿井多者亦應分別議叙若州縣官不行嚴查有將舊井指爲新井冒領工本者本官上司查參如此則州縣官有所勸懲而小民均沾實惠矣臣爲農功起見謹據所歷地方情形敬抒末議仰祈睿鑒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定齋河工書牘

三

黔南叢書

代都侍御奏安山湖情形

謹陳安山湖查丈情形以抑豪強以惠窮黎仰祈睿鑒事切臣於五年冬蒙恩簡命巡視南漕駐劄濟寧凡有關于國計民瘼無不留心訪察勉竭愚誠據實奏請以仰副我皇上愛民如子之盛心因查東平州安山湖地卑于河並無泉源且沙土疏漏涓滴不能收蓄較之蜀山馬踏等湖可以蓄水濟運者原迥不同因不揣冒昧奏請將湖地給沿湖貧民墾種奉硃批是汝即同白鍾山朱定元詳悉查明如若可行令彼二人具題可也隨

移咨河臣白撫臣朱會同查議河撫兩臣與臣意見相
同亦以無礙蓄水有益小民題請給民墾種經部覆准
在案惟是微臣愚昧之見原因沿湖窮民謀生無策不
若聽其開墾每歲可收麥數萬石足以全活數千家以
廢棄之湖使民收無窮之利實與失業貧民有益原未
許豪強兼并以爲利詎意工部議覆河撫二臣會題案
內于原奏之外特加以應查明原圈業戶令其具領承
墾其無原業湖地准令附近居民具呈請領等語茲臣
訪聞豪矜劣紳假復業之名紛紛具呈求領原圈地畝

定齋河工書牘

四

黔南叢書

多或數十頃少亦八九頃一與較論反以奉部承領爲
詞肆行強佔是盡全湖之地尙不足供豪強之瓜分尙
有何尺寸波及窮民伏思安山湖原係官地從前各戶
墾種輸租并非祖宗相傳世買之業即間有愚民私相
授受但已經封禁十餘年滄桑更變租經豁免地已歸
官更有何原業之可復且當日多係豪強承墾陞科在
今日俱爲原圈業戶并無原業之湖地今部議令查明
原圈業戶令其承領其無原業湖地准令附近居民領
墾是但有復原業之地并無給窮民之地也臣前此奏

請原爲窮民謀生計非爲豪強請復業也若奉行不善是皇上軫念窮黎之至意反遂豪強兼并之奸謀臣愚以爲地既已屬官湖只論其是否窮民無論其有無原業如果係窮民即非原業亦當給地如係豪強即爲原圈業戶亦不得侵占尺寸伏乞勅下河東河臣山東撫臣委強幹之同知通判一員協同該州清查先將該州實在窮民查出造其戶口清冊加具印結申送每戶分地不得過三四十畝如附近州縣有查送窮民亦造冊加結關送倘有豪強指稱業戶肆行強占并影射捏冒

定齋河工書牘

五
黔南叢書

等弊即行查參如此則豪強斂迹而貧民均沾實惠矣臣仰見我皇上宵旰憂勤視民如傷不使一夫之不獲而此湖實係沃壤若經理得宜可活窮民數千家實于民生有益但恐該部膠執前議仰懇皇上斷自宸衷俯賜恩允臣爲窮民請命故不避嫌疑據實陳奏是否有當伏乞睿鑒施行

覆裁總河摺稿

代白制府

爲瀝陳河工實在情形仰祈睿鑒事臣接閱邸抄見侍郎周學健奏請裁河道添設之員一摺奉硃批大學士

九卿議奏是河東總河暨廳汛人員之應留與否自應靜聽廷臣酌議奏請聖裁臣亦毋庸置喙惟是侍郎周學健未曾深悉豫東兩省河道今昔形勢之變更亦未于伏秋兩汛親履河干目擊水勢情形亦未知近來夫料辦理各緣由與河干向來章程定例而徒採聽風聞得之道路之口信一偏之詞遽瀆天聽故其所言與現在情形迥別均之未得其實也臣蒙恩簡畀總河八載于茲力小任重日夜冰兢邇年以來因臣舊有怔忡之症惟恐貽悞河工屢次具摺奏懇解任未蒙天恩俯允

定齋河工書牘

六

黔南叢書

是臣之毫無貪戀亦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但河工定例首嚴浮議蓋以局外之人逞一偏之詞搖惑衆心不惟事多掣肘辦理維艱亦且衆力懈弛人懷畏避所係非輕故臣不得不據實縷陳仰祈聖鑒臣察黃河爲患自古而然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久享安瀾之慶世宗憲皇帝厪念河工添設總河其時以齊蘇勒之熟諳河務精敏強幹故大學士嵇曾筠之清慎明晰經畫得宜其才守勤勞視前此河臣不啻過之此皆兩朝倚任之老成乃昔日從容指揮坐享無事後乃竭蹶奔走添

設員弁而險工林立歲歲修防凡在河工人員揆今昔之異同皆不能解其何故此侍郎周學健所以有昔日安瀾順軌豈今日而其勢加猛其流加迅之說也然臣嘗博採輿論并細訊河干老吏乃知河身之淺深河堤之遠近河灘地勢之高卑皆有今昔之不同故河工之平險治河之難易亦今昔懸殊未可一槩而論黃河本係濁流必河身深通然後沙隨水去數十年前安瀾既久則河身愈深伏秋大汛水勢消長不常惟驗之霜降水落之時從前中泓深至一丈五六尺不等今則除埽

定齋河工書牘

七

黔南叢書

底坐灣之處其餘深者八九尺淺者四五尺蓋緣康熙六十年河決武陟大溜北瀉直注壽張之沙灣由大清河歸海六十一年又決于秦家廠雍正元年復決于中牟縣十里鋪武陟縣之梁家營二年又決于蘭陽之板廠是時尚未添設總河也當其潰決之時大河故道褰裳可涉屢決之後雖經堵築而河身已節節淤高矣此昔深而今淺之故也從前濱河原止設縷水隄去河或十數里只以約欄水勢其去河近者遇河勢遷徙偶爾坍塌而隄之外一律平行隄雖塌而河不變復行補築

謂之場隄還隄故豫東兩省并無埽工自可毋庸集夫
辦料今之臨河大抵從前原係攔水壩視險要之處添
設以護縷水隄斷續不一康熙四五十年間因縷隄之
外攔水壩之內村民漸稠貪種灘地其時河隄多係民
築民修遂將各壩漸次接連以障水其去縷隄近者即
屬之縷隄故其形勢迎水兜溜至今爲梗且逼臨大河
遠或數里近止數十百丈然其初猶謂之民埵逐漸加
高遂成隄形每歲伏秋大汎河水出槽漫灘水退沙停
臨河灘地逐漸淤高隄外之地勢日高則隄內之地勢

定齋河工書牘

八 黔 南 叢 書

日卑欲退守縷隄而不能於是不得不就昔日之民堰
加高培厚以爲臨河大隄反指原設之縷隄爲二隄此
隄之去河昔遠而今近地勢外高內卑之由也河身旣
已淤高大隄又復近河伏秋大汎上源諸水交發并漲
頃刻之間盈隄拍岸且大隄歲歲加帮而河灘亦歲歲
淤高今隄外臨河一面地勢或高于隄內丈餘或七八
尺不等一有疎虞則建瓴之勢奔騰直注必致奪河或
坐灣近隄若不下埽搶護則潰決可以立待昔之治水
者不與水爭地今欲退守尺寸而不能此皆河工積重

之勢臣所謂蒿目憂心而無可如何者也故河仍然一河而形勢之平險辦理之難易相去何啻霄壤周學健未能深悉其故只執數十年以前之情形論今日之河工亦無怪其爲此紛紛之說也此其言之未得其實者一也屢年築隄皆係加幫大隄其遙隄月隄乃四年歲收歛薄以工代賑之工地方官領帑承修河員并未經手至挑挖引河昔聖祖仁皇帝巡視河工屢諭河臣張鵬翮令將黃河曲處挑挖使直水流暢快則泥沙不淤在今日則直因河逼大隄故開河引之使避險工又非

但使其暢流刷沙已也此其工費較之下埽護隄尙爲簡少又免年年加鑲之繁費惟是定例必河成始准開銷一經淤塞則所用錢糧皆承挑之員賠償故尤不敢輕舉且凡河工一切工程皆臣親身查勘實係隄身卑薄地當險要然後加幫實係大溜逼隄情形危險然後興修埽工若上游坐灣有吸川之勢或應開引河再三相度再四籌畫皆不得已而然及其工竣報銷又復再三駁減今周學健乃謂今日興一計以爲何處應添築遙隄明日興一計以爲何處應添築月隄其他開引河

之工殆無虛日皆河員假以爲侵漁冒銷之端夫屬員之蒙蔽上司事亦時有惟是河干工程築隄開引河則有土方丈尺可量大工則有所用料物可查即欲侵漁冒銷亦無所施其伎倆臣雖至愚亦何至爲其蒙蔽聽其冒銷今兩河所築之隄工所修之埽壩所開之引河皆可一一履勘何處非關險要是否冒銷可一望而知自世宗憲皇帝臨御以來整綱飭紀釐剔蔽端我皇上明並日月無微不燭河干積習久已肅清周學健乃爲此影響無據之談是仍以數十年以前之情事論今日

定齋河工書牘

一〇 黔南叢書

之河工此其言之未得其實者二也黃河水勢驟漲隄工非平日增培豈能不日成工料物非平日運積險要之處豈能一時應手若不爲曲突徙薪之計雖焦頭爛額亦復何益至若興舉大工必係大溜直抵隄根然後下埽故名爲縷隄埽又謂之沈水埽若如周學健所言工尙未險溜尙未改豫爲張大其詞聳動河臣不得不爲上請興舉大工不知工尙未險溜尙未改是大溜尙未至隄未有于乾灘下埽之理即欲興舉大工而無由是周學健尙未知下埽情形亦未見大工興作徒依稀

恍惚爲臆度之詞且凡有大工皆臣親赴工次再三相度水勢情形臣亦曾經閱歷工之應修與否臣豈竟毫無主見若如周學健所言是臣閉目拱手一聽屬員虛詞聳動臣之不肖尙不至此此其言之未得其實者三也河工需用人夫或堵築決口工程浩大事須速竣故不得不派之附近州縣然其事不常有其大工搶險與開挖引河即係附近居民又皆按日給銀並非苦累至幫隄工係按方給價濱河貧民情願赴工力作每年賴此以餬口亦非州縣派撥周學健乃謂豫東兩省之民

定齋河工書牘

一一一 黔 南 叢 書

疲于工役此其言之未得其實者四也河工收料臣惟恐河員重秤措勒是以較定官秤給發各廠大張告示嚴查密訪復嚴飭各道就近稽查一有弊端即行揭參黃河各道皆兼管地方豈肯罔顧民瘼聽其任意勒索額外多收又豈肯代爲徇隱自蹈失察之愆從前料物河員與地方官分辦臣惟恐弊竇潛生飭令各道將料價委員賚交各府知府轉發各州縣河員不得染指旣不分辦周學健所言以其所餘遮掩自辦之不足者自可毋庸深辯此其言之未得其實者五也河工修築工

道天庾攸關捐形迹化畛域不肯稍存歧視之念則紛紛之論何由而起臣受恩深重圖報維艱才具雖所難強心力不敢不竭何敢稍避嫌怨稍存欺罔區區愚誠惟祈聖主昭察臣謹具摺奏明伏乞聖鑒

畿輔溝洫議一

畿輔之被水患屢矣率二三年而災八年之水爲大而十一年復過之較之南方天雨未爲甚也而已爲大水大災矣其故何也昔者聖人疆理天下畫爲井田有溝洫誠以此爲民生衣食之源一日不盡力則溼況其無

定齋河工書牘

一三 黔 南 叢 書

乎自井田廢而水患烈又隄防之以失其性則潰決愈甚此天下之通患而畿輔爲甚蓋其地環太行之麓水之走下不啻建瓴又多沙淤當其無水稍有河形直等平地更無涓滴雨或一晝夜而乾河成洪流矣于是乎誰山之水諸河之流崩騰澎湃散漫橫溢又漲入諸河其諸河道河官防而不疏隄高身淤平時水已高出於地一經驟雨潰決四出其稍卑濕之處汪洋瀾漫烟波浩渺茫無津涯竟同澤國數萬頃之民膏民脂盡付波臣閭閻日益蕭索貧困哀鴻遍野朝廷蠲賑動以巨萬

計公私皆病其沙河則又移徙不常沙四散衝壓良田小民永失故業水退沙乾隨風飛捲又掩蓋近傍諸地其害不可殫述夫水置之平地而苦其泛溢而有憾於造化豈爲得其平哉今滇黔蜀粵多廣川深谷雨或連旬亦不爲災山右亦多深溝以納谿流故水災甚少今宜濬諸河之傍使之益深而即其土增高其隄或別開溝渠以殺其勢而達於蓄水之所如大陸澤寧晉泊東西淀諸處其入泊淀與海之口務深通廣闢至諸邑志皆有潭泊往往載其題咏有州水之觀今盡淤爲平田

定齋河工書牘

一四 黔南叢書

宜於各邑卑下之地益濬之使水有所停蓄至諸泊淀之旁有隙地毋度爲圍田而與水爭地水小之年與水未至之時小民耕鑿其旁留其有餘以與民而毋以荒地徵科舊有河而今淤如古漳河古龍之類益疏道之以分諸河之流縣令每歲督民疏濬巡察使者視其治否列之考成務峻其法如是則水有所宣洩水害除而水利可興此畿輔萬世之利也或曰勞民棄地而迂遠難成夫聖王之世亦有公旬今農民冬春農隙之時不羣飲樛蒲則遠出焚香用其力以除其害不亦可乎成

大功者不規近利需之三五歲而成未晚也蠲其地之糧不及一歲之賑窮民之無地者與之備值費十數萬亦不爲多民足而君足直寄之外府耳若夫不盡人力以節宣而徒徼天幸未雨則怨旱旣雨則苦潦亦難乎其爲蒼蒼之天矣又南方雨之日多而北方旱之日多蓋雨者陰氣之升感陽氣而降者也山澤通氣南方川澤多則陰氣易達雲霧蒸而爲雨北方土亢水少而風厲陰氣不升則亢陽易甚伸舒求雨法皆達陰氣也今溝渠旣多則陰氣易達雨澤亦易且諸渠蓄水可以備旱此亦理之所可通而事之兼及者也

定齋河工書牘

一五 黔 南 叢 書

畿輔溝洫議二

北方苦無溝洫稍霖雨即害稼議疏鑿之則勞費不貲人情樂於便安難與謀始事關隣封則尤爲牽制故多廢格不行無已則疏其積潦可乎夫水泛濫均受侵沒惟最卑之所水退而窪潦停積累月經年民甚苦之決而下之則以隣爲壑難免呼籲按山左輿圖東面環海北有運河沿隄皆有進水減水閘恩德聊博間有老黃河漯河而曹濮鉅嘉間多有黃河故道西南有南陽湖

水不患無所洩若令各州有積水之處繪圖貼說以聞遣官相度爲渠以達於經流宜深而不宜廣酌其地置閘閘內築土壩使下游之人掌其鑰官爲明立約束勒之石水盛則閉水退府遣員按視啓閘使停積之水由渠漸消冬春可布麥而下游亦無害此兩全之術也

河干偶答

客有問於余曰河工辦料諸邑騷然子知之乎曰知之官價之不敷也運脚之本無也遠邑之輓輸難也包納之價數倍也河官之重秤納戶之守候也胥役之滋擾

定齋河工書牘

一六一 黔南叢書

也凡此皆累也客曰然則子亦既知之矣曷爲不加價曰定例也曷爲不給運費曰定例也子不見豫撫之奏乎曷爲取之遠曰取之曹單者已多非協辦民將不堪曷爲不禁包納曰勢不能也民有料少而道遠以包納爲便今催料者必自封投櫃民反困也料猶是也然則河官之弊何不禁也曰固禁也秤由曹令較發有監收之丞監秤又增之地方之佐雜皆由府遴委往來督察視向者固已十去八九也然則曷爲有重秤守候并數斤而完一斤之物議乎曰固有之也民以牛車運料遠

至百餘里人畜往返五六日雨雪又倍包料者爲計其所費而索市賣之值是以一斤而有數斤之費也而侈其事以恐愚民而索厚價於是乎重秤守候之說紛然然則胥役之滋擾何爲不并禁之曰勢不能也河道不與地方事視之若贅疣然亦嘗大聲而疾呼矣聽我藐藐於例誤料有核承辦之不善郡守巡道察之然則曷爲此紛紛者以重爲民困曰不得已也隄去河近者以丈計水至無料捲埽禦之隄穿而河決衆爲魚矣勞民以衛民曲突徙薪之計也然則河南江南亦若是乎何

定齋河工書牘

一七 黔南叢書

未聞有議之者曰江南之葦蕩數百里料易得河南辦之久矣故安之山東自去歲河溢而險工愈多辦料浸廣而適值歉歲故人情驟以爲難然則河工必備埽乎曰此下策也請問上策曰難言也天下事惟河工不宜妄談非身歷之熟籌之不可也且言之徒令人驚心而咋舌耳請問中策曰開引河是也河南則引之北北則引之南惟是河性善淤偶有淤者開河之費惟河官是問此其所以難也制府亦曾請之而格於廷議是中策且不得行也然則子之爲河道人多謗之者何也曰固

也上官之檄曰料不集河決河道之罪邑令之文曰歲
禮大索料不恤民河道之虐且子以爲河道之得爲所
欲爲乎謗安敢辭客曰子毋爲辯言以洗謗而務盡其
所得爲則幾矣余瞿然起曰有是哉敬聞命矣

總河白公壽序

代顧漕臺

今上御極之十年歲在乙丑遡聖朝定鼎迄今百有一
年總河白公是歲花甲一周五月下浣其覽揆之辰江
淮吏民蒙被恩澤羣謀所以爲公壽者公固謝遣之監
司諸君進曰請無事筐篚之陳而乞漕使顧公文以侑

定齋河工書牘

一八 黔 南 叢 書

觴公欣然首肯曰顧公知我文吾當拜嘉雖然幸勿張
之屏間以絹素錄之足矣諸君請於余曩余亦忝治河
之任於畿輔公在山左治所毗連嗣余董漕北上公經
畫運道漕度無愆及公之南來也與余官署相去一舍
故凡公前後所設施惟余知之甚悉不敢以不文辭夫
河之難治久矣其流橫亘地紀而其氣上徹霄漢其治
否得失之故與氣運爲升降惟夫世之治也聖君哲后
不忘咨儆而天亦篤生英賢以贊襄治化明良一德輔
相裁成儲和導祉協氣旁流故水土奠安川嶽效靈河

流順軌修六府而三事治撫五辰而庶績熙其時之人
飲和食德咸躋春臺而登壽域事有必致理有固然自
唐虞三代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可考而知洪惟我國家
誕膺天命奄有四海適明季河患方劇而一旦自復故
道說者以爲受命之符聖祖仁皇帝翠華頻幸指授方
略其時則有靳文襄公張文端公底定河流功垂竹帛
世宗憲皇帝勵精圖治廟筭無遺其時則有齊勤恪公
稽文敏公懋昭猷訓績著旂常今上龍飛眷求舊德圖
任老成公時已總制豫東上知公才優幹濟遂罷副節

定齋河工書牘

一九一 黔南叢書

而專委任公殫心宣力宏綱大用鉅細畢舉工堅帑實
八載安瀾奏疏若干卷勒有成書壬戌冬移節南河公
先嘗爲郡司馬及淮揚監司復貳嵇公于袁浦凡一切
利弊皆夙所周瞭如指掌故規畫全河動中機要鑑
空衡平洞燭幽隱其裁決庶務指揮羣才即良之操御
班之運斤庖丁之解牛未足以喻其得心應手之樂肆
應咸宜之妙也然公才大而濟之以小心精思審處遠
慮周備無一時之或懈無一事之或疎萑葦之儲峙於
河干者連雲蔽日如茨如京兩隄鞏固婉若長虹其調

劑淮黃之強弱節宣湖河之機宜皆師古人之成法而相度原隰高下變通之以盡利故數年以來二瀆朝宗波恬浪靜年書大有民歌樂利蓋公於河事極推服斬文襄公張文端公而受知於齊公嵇公者獨深故規模錯注確有本源而治績之昭著亦與數公先後輝映聖天子策勳酬庸行將進秩宮保就拜使相如齊嵇二公故事是公繼極盛之後而媲美前修固其所樹立卓卓乃爾而明良遇合亦有非偶然者余嘗謂賢哲之生不獨佐命之勳如十人三傑麟閣凌烟所繪畫即重熙累

定齋河工書牘

一一〇 黔南叢書

治之時淳和清淑之氣盤礴鬱積賢人君子克生王國往往不少而天亦畀之壽考康寧俾之宣猷布化以壽世而誠民如書所稱商之六臣天壽平格以保乂有殷多歷年所周之三后以道光輔其君永膺多福而有無窮之聞者是也今公生於郅隆之世稟淳和之德精明強固荷艱巨之重任而智周於物力餘於事是皆天之所篤生以贊襄聖明觀光揚烈之盛其榮名駿業厚福遐齡固當與景運而俱長而江淮之人仰之若父母倚之若長城其謳歌愛戴欲致其無疆之頌者遍于遠邇

由前而言公之壽考康寧昇之自天固無庸余之祝由後而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則余之不能已于頌禱之詞者又非徒侈祝嘏之虛文以諛其私交也諸君其以余言爲左券焉可也

上唐制軍

卑府蒙委會勘蘭陽涵洞於四月初三日辰刻抵長垣豫東兩省委員愆期不至業於回署文內報明在案蓋彼以會勘一日不定則決口一日不築築爲蘭陽之利故有意遷延此其狡獪之故智也卑府旣蒙委到彼旣

定齋河工書牘

一一一 黔南叢書

親至決口相度復循護黃月隄而東至紅船灣水驛一帶望月隄決口復沿沙河北至陶背河登太行隄其間情形亦有當據實稟明以資採擇者夫瀝水者無源之水所謂雨集溝澮皆盈者也陶背河者志不載其所始詢之士人云河決荊隆口衝刷成河後築隄截斷而河身猶在此爲近之志載長堤即太行隄之舊某太行之南爲護黃隄護黃隄之南爲堦陽隄志皆不載興築年月土人云先是河流近太行後徙而南則築護黃隄又徙而南則築堦陽隄此亦爲得之也太黃隄在太行護

黃隄之間緊接護黃隄稍北即折而西上而蘭陽之蕭家莊等村寨即界在護黃隄太黃隄之間瀝水自西而東下爲太黃隄所兜裹而不得洩受其淹沒故偷決隄而議設涵洞也在垣令爲垣民計則曰勿設之便在河官爲考成計則曰隄工可慮卑府平心論之恐未深究乎利害之歸而盡得乎事理之實也夫決口不築六七年於茲矣無論議論兩歧終非了局即指太行隄以爲論難之端彼或暫行補築而所偷決之太黃隄乃蘭儀主簿所轄一旦瀝水驟至仍行偷決在蘭邑袒護其民

定齋河工書牘

一一一 黔南叢書

故有陽禁之而陰縱之者若兩邑之民相爭必以死鬪即擒獲其民置之重典而田禾之湮沒者已無救矣是設立涵洞猶爲兩利而禁之不開是顯與之爭而陰受其害於無已也此所爲未究乎利害之歸也太行堤工關係匪輕允宜思患預防但卑府相視護黃隄決口乃在議開溝渠之上流其時未有堦陽隄也即云衝決自屬黃水若瀝水則霖淹匯積其勢平行涵洞之設圍徑尺許潛消漸吐必無奔潰若其勢可衝隄數年來決口不築必湮沒田廬垣民之號呼望救豈能稍緩須臾此

所爲未盡得乎事理之實也且自決口至黃家集五里而近此從民地開渠亦不必深寬若自黃家集而東至紅船灣則現有舊河無庸挑濬其下流土人開溝道水以入沙河觀土人之自爲挑濬而水勢民情亦大可見矣沙河亦有河形垣志云疏河宜寬不宜深令水過可耕此又其土俗也蓋瀝水之涸可立而待沙河亦不過微加疏道而已陶背河受陳畱封邱之瀝水寬或四五丈或二三丈不等至於沙河會合之處獨爲深闊大顯河身卑府詢之土人陶背河水發之時從無漲溢則益以涵洞之水亦能容受白沙河口至紙坊集約五十餘里卽曹縣界又五十餘里至汪家樓皆陶背河之故道也今涵洞之水旣引入陶背河無容更議下流若以太行隄工爲慮或于沙河會入之處添築小月隄數丈令其迂迴斜入免致直沖激射亦爲甚易至婁家村一帶皆有積水此非蘭陽之水蓋築隄取土地勢低下故有積水若此渠開疏又可消積水不使浸漬隄根亦垣民之利而隄工之益也卑府非爲蘭民游說蓋以涵洞不設則決口不築卽築而偷決反非垣民之利獨是民分

兩邑則痛癢無關地分兩省則事權不一目前挑濬日
後疏淪垣民既不甘爲蘭役而紅船灣一帶又屬儀封
亦難調度宜將蘭邑潘家寨蕭家莊並紅船灣一帶村
莊太黃隄隄工俱割歸長垣管轄此一說也或竟將長
垣太行隄以南婁家寨黃家集胡家莊一帶村莊應挑
渠之處並沙河入陶背河口一帶隄工俱割歸蘭陽令
其自爲籌畫此又一說也在皇上天下爲家兩省制撫
公忠體國原無此疆彼界之殊近者山左五營彈丸黑
子之地犬牙相錯猶允巡農御史之請清理畫一况今
兩邑利害相關者哉是在憲台咨明豫省以下情入告
疆界既正然後涵洞溝渠不難以次勾當卑府恃在大
人通德類情之公兼聽並觀之明故敢以芻蕘之言上
瀆聰聽伏惟仁恩宥其狂瞽

復關中丞陳榕門

己巳之秋蒙恩放歸田里自入塞垣即疾趨而南圖速
歸鄉閭早得團聚不意未抵里門遽抱終天之憾罪大
惡極罹此鞠凶既不能終其裹革之志又不獲遂其烏
鳥之私負罪家國亦復何心人世徒以公私交迫均未

就緒是以強顏視息秋八月三弟自穎上歸來十月已
襄大事耐于先原苦塊餘生精力愈覺消耗前此河壩
奔走爲濕氣所侵每苦重腿之疾塞外苦寒風疾轉劇
動履維難蓋已爲聖世之廢物矣公項幸于限內清繳
朋友伙助約千金兩弟亦爲設措千餘金餘皆鬻產補
湊拜分清俸至今媿赧易道精深非淺薄所能窺其萬
一猥辱薦剡獎借過當脩門之行尤非病軀所能堪有
孤雅懷媿負何極程子易傳晚年方出拙著一得之愚
謬誤不少荒山岑寂頗無人事之擾俟精力漸復再加
潛玩逐次修改若粗有成說即繕寫求正兒子慶升望
時賜手書誨之俾有所遵循諸惟爲道自重不宣

與李象先

前在大名得書悉里居以詩遣興當必與儲王爭勝憾
未得一捧讀也法量移簡僻可以藏拙適河干議論紛
紛曩曾身與其事有應得之處分未便倖免乃復妄議
河工情形狂瞽僭越罪在不赦聖恩高厚格外容貸遣
守邊郵罪大罰薄感悚交并竊伏自念十餘年來忝列
方面寸長未展如柳州所云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

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
于口平于心者今茲塞外之行未足稍贖其尸素之愆
于萬一敢云仰報涓埃且自奔走風塵舊學荒落殆盡
踉伏穹廬息心靜慮紬繹舊聞尙冀稍有警發風雨露
雷何莫非天地生成之德昨于八月望前入都尙無臺
缺約計明年春夏之間出塞亦去張家口不遠聞塞外
牛羊雉兔肥于內地黃羊更美杜詩所謂黃羊飫不羶
也可蓄雞豚有水泉者可種菜古塞荒涼種人淳朴如
遊于無懷葛天之世矣歲繳養臺公費五百金束裝日
用之費如之家中歲杪或遣人來朋友中有力者或可
飲助勿念勿念老母去冬回黔近服人乳大健亦未敢
白以近事也三年期滿倘蒙天恩放歸田里又得菽水
承歡爲聖世之遺民足矣知關念故瑣及之

與陳榕門

前在濟寧得捧手書匆匆束裝未及裁復九月廿四日
抵鳳陽往謁制軍即由江寧買棹赴皖十月廿三舟次
蕪湖恰與老母官舫相遇停帆竟日屢述老弟台種種
關愛謙德摯誼有逾骨肉瀕行過蒙厚贐雖我輩投台

非同泛泛自顧菲薄辱荷愛予之深既感且愧淮泗之濱地廣人稀荒土十之三四農事亦鹵莽滅裂若謂民俗惰窳今三楚閩廣之人尙往蜀中買地而耕北方之入至塞外黑龍江耕地謀生者不少楚人亦多在英霍山中墾地鳳泗之地賤者至數錢一畝何其舍近而圖遠舍平地而就高山蓋緣河南全省之水入淮達海黃既奪淮之道水無所洩故被水患者十常八九稍卑之地皆呼爲湖地之荒蕪人之流亡蓋數百年于此矣觀其流離載道之人風餐露宿爲傭不獲遂爲乞丐嗚呼

定齋河工書牘

二七 黔南叢書

人孰無恥孰不求安樂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是可憫也然在明時以泗州祖陵爲重故潘尙書之治河於黃河北岸多爲減水壩駱馬湖一帶不設遙隄水漲則入湖以披黃之勢築歸仁隄障睢水由白洋河入黃高堰雖築而自周橋二十五里無隄故淮亦有所洩如是而泗州之人猶大聲疾呼至爲公揭于朝以詬訾之本朝斬文襄乃于周橋築隄設閘于歸仁而睢水由虹入泗矣設天然閘毛城鋪滾水壩而黃河減洩之水由宿靈入泗矣水皆停蓄于洪澤湖而無所洩此鳳潁之間

水患瀕仍泗州之城所以陸沉也然其時北岸尙多減水壩分洩黃水高堰亦有六壩天然壩遇異漲即開今則黃河北岸爲中河所截涓滴無所分六壩減而爲三天然壩永閉不開此頻年水患之酷倍于往時費朝廷數百萬之帑金而猶不免于流離轉死之患也夫黃之獨行入海者久矣今乃美其名曰借清刷黃漢唐之時黃河北流安瀾者數百載又誰爲刷之故淮黃合流以來不獨鳳嶺也即河南州邑稍霪雨罔不爲災天下之勢如人之右臂偏枯常有濕氣流注而不能去即稍分

定齋河工書牘

二八 黔南叢書

淮之異漲亦下策耳況并此不得行乎今制軍斷斷爭此一着謂天然壩必不可閉可謂得其要領矣而廷議持之甚堅至今未有定局必得下游宣洩然後上游可以徐爲經理水患即除流亡自復荒蕪自闢不然病根未去無可爲者亦安能因循竊祿坐視斯民之困苦耶在山左時竟未知移調綸音至此始知其詳曩守邢州曾選立鄉長稽查所管村莊化導鄉民戶口冊乃其中之一事當時曾有冊式條約然事已隔十餘年不意上達天聽鳳泗積歎之餘民多窮困鄉長難得其人今亦

只就上諭所及者行之此間民俗頗悍遇賑則羣聚大
噪查賑者爲所脅持戶口冊亦救弊之術然亦焦頭爛
額之功耳民之貧富鄉之人可以不必查而指數之天
下都會之所自不得因噎而廢食農民以農業爲生市
井多逐末荒歲鄉村宜賑城市宜平糶向時冊中亦只
分出極貧一項便于加賑先賑耳餘則有田數可稽鄉
長得其人所報視常時鄉地爲得其實矣社倉莫善于
罷戶部之捐監而照時價納粟于本地不知肉食者何
故必欲收利權于京師而斤斤較量于價值之間此聖
人所以深惡乎聚斂之臣也鄉長社倉未議錄呈清覽
幸有以教之授時通考承賜併謝